

YUWEN XIN KEBIAO BIDU CONGSHU

金榜之路
BEST WAY TO SUCCESS

涵盖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最新颁布《语文课程标准》全部指定阅读书目

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 | 品牌策划：金榜之路教育研究中心

ZHONG GU LOU

钟鼓楼

[刘心武 Liu Xinwu]

作品导读，开拓阅读思路

作者简介，再现大家风范

名家点评，点悟名著内涵

人物关系，理清情节脉络

思考练习，强化内容理解

延边人民出版社

<http://www.jbjy.cn>

涵盖教育部最新颁布《语文课程标准》指定阅读书目

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

钟鼓楼

刘心武 著

品牌策划：金榜之路教育研究中心

丛书主编：唯 翰

丛书编委：丁 洁 于锡梅 马红梅 王 东 王 芳 余 娟
吴丽萍 宋利梅 张 龙 张 丽 张 玲 张立云
李小雷 李巧龙 李志刚 李明军 李贺然 汪 莉
肖 华 陈允真 陈启文 陈淑华 侯海军 赵 涛
郭 健 陶龙章 麻秀广 腾成梅 谭书娟 霍瑞彬

(按姓氏笔画排序)

延边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第一辑/唯韬主编. —延吉:
延边人民出版社, 2000.10

ISBN 7-80648-512-0

I.语… II.唯… III.语文课—中学—课外阅读
IV.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54396 号

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

■ 责任编辑: 裴正浩

主 编

出版发行 延边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吉林省延吉市友谊路 11 号

印 刷 北京市铁成印刷厂

开 本 880 × 1230mm 1/32

印 张 360

字 数 10333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8 月第 2 版

印 次 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48-512-0/I·154

定 价 总定价: 448.00 元 (全 35 册)

本册定价: 12.8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印刷厂负责调换。



出版说明

Chuban Shuoming

一本书像一艘船，带领我们从狭隘的地方驶向生活的无限广阔的海洋。

——凯勒

《语文课程标准》提倡广大中小学生“培养广泛的阅读兴趣，扩大阅读面，增加阅读量；要少做题，多读书，读好书，读整本的书”，还专门提到了要阅读中外名著、童话寓言、神话故事、诗歌散文、古今戏剧、名人传记、科普科幻作品、其他人文社科名著及当代期刊等，对学生的阅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为广大中小学生选择并出版真正合适的经典作品，却是一项慎重而复杂的工作，为此我们特邀教育界权威专家与一线名师，经过深入的调研与探讨，出版了《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

本丛书规模空前宏大，不仅涵盖了新课标推荐的所有书目，而且还根据学生的兴趣爱好，收入了《圣经故事》、《飘》、《金银岛》、《野性的呼唤》等新书，经典作品达到百余部，广大师生可根据实际情况自行挑选，且百本书统一定价，便于读者选择购买。与同类图书相比，本丛书具有如下特色：

篇目齐全，版本完整

本丛书不但收录了中外名著，优美散文和经典戏剧，还汇编了一系列深入浅出、寓意隽永的寓言、童话及对联故事等；而且，我们在精选作品的同时，注重保持版本的完整性，作品忠实于原著，没有任何删节、缩写或改写，真实再现各部著作的原貌。

译文准确，解析透彻

国外名著的译文贴近原作，像《老人与海》、《简·爱》等译文均出自国内文坛大家之笔，文笔精妙；文中解析注释深入浅出，简明扼要，准确流畅，全面再现新课标对学生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等方面的基本要求。



出版说明

Chuban Shuoming

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歌德

体例科学，设计精美

为便于读者更快掌握作品主旨，了解文章内容，我们特为名篇名著设置了作者简介、作品导读，特色人物介绍、主要人物关系表、名家点评、练习与思考等栏目，有助于学生在对作品理解的基础上加以欣赏，并消化吸收；丛书设计精美，印刷精良，大量生动形象的插图贯穿全文，进一步增强了作品的趣味性与可读性。

经典作品，具有最永恒的魅力，通过阅读这些文学名著，不但有助于中学生朋友认识与了解社会，从而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与世界观，而且还是提高个人文学素养的一个重要途径，希望本套丛书能够陪伴广大中小學生朋友快乐成长！

最后，谨向给予我们巨大帮助的专家学者，以及给予热情支持的读者朋友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丛书编委会

作者简介

刘心武(1942~),当代作家。笔名刘浏、赵壮汉等。四川成都人。1950年随父迁居北京。中学时期爱好写作。1961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专科学校中文系。1976年后任北京出版社编辑,参与创刊《十月》并任编辑。1979年起任中国作协理事、《人民文学》主编等职,加入国际笔会中国中心。1987年赴美国访问并在十三所大学讲学。

1958年开始发表作品。1975年发表中篇小说《睁大你的眼睛》。1977年发表了短篇小说《班主任》,引起社会广泛注意,以后又写了《如意》等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钟鼓楼》。《班主任》、《我爱每一片绿叶》还分别获1978年、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还出版有散文集、理论集、儿童文学等作品以及八卷本《刘心武文集》。

刘心武对生活感受敏锐,写出了不少具有社会思考特点的小说,作风严谨,意蕴深厚。现为中国作协北京分会专业作家。

特色人物

薛大娘

文中的主要行动者，虽然故事是围绕薛纪跃的婚礼进行的，但小说中几乎所有的人物都是由薛大娘引出或间接引出的。薛大娘一出场就点出小说的中心事件——她的小儿子薛纪跃结婚。由于薛大娘的老伴薛大爷和平时一样照例去什刹海后海边遛弯打拳去了。大儿媳孟昭英说好今天起早过来帮着收拾收拾，却迟迟未到。薛大娘心急，于是引出了另一个中心人物荀磊——帮她贴喜字；薛大娘为吉利，她请住在四合院三间南房京剧演员澹台智珠去接亲，由于澹台智珠有事，于是又引出了詹丽颖。薛大娘在文中不仅起了穿针引线的作用，而且体现了广大人民“求吉利”的心态。在她的身上沉淀了我们民族千百年来对生活的美好希冀，同时也反映了人民还不能最终完全掌握自己命运的社会心理。

荀磊

荀磊是这个院里的好孩子。虽说是工人子弟，但家都严，懂事早。尤其让人羡慕的是，由于荀磊学习刻苦，他的外语特别好，中学毕业后出人意料地被外事口的什么部门招了去，还送往国外培训了几年。这不，小伙子今年刚回来，在一个重要部门当翻译呢。他现在正和同单位一个北外毕业的女孩子冯婉姝相爱，但荀磊的父亲荀师傅冻喜欢冯婉姝，嫌她身上的洋味太浓，于是荀师傅想把他战友的女儿介绍给自己的儿子。同时同

院的姑娘张秀藻对荀磊一直单相思，但当她知道荀磊已有女朋友之后，就将自己的爱恋藏在了心底。在荀磊买表回来的路上，他遇见张秀藻，这是今天他们第二次邂逅。在他们的聊天中作者结束了小说，给了读者一个不是结尾的结尾。

荀师傅

荀师傅十四岁就参军了，参加过解放石家庄的战斗，土改之后，他就退伍了，几年之后他进城当了工人，为了让女儿顶他的班，他提前退休去摆了鞋摊。在文革期间，他严格教育自己的儿子，使自己的儿子荀磊成为当代青年的佼佼者，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他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以正确的人生观教育子女，特别是在儿子的婚姻上，父子间产生了隔阂。但不论时代如何变化，荀师傅都保持着一丝不苟的作风和乐于助人的精神。特别是在中学生姚向东乘众人不备，偷走了新娘的贵重嫁妆——雷达表和薛家准备酬谢厨师小路的酬金，新娘潘秀娅发现嫁妆不见了，躲到屋里不出来给客人点烟，还嚷着要回娘家，眼见得“好戏”要演砸时，善良的荀师傅赶忙掏出自己的钱让荀磊火速去再买一块一模一样的雷达表，谎称是小偷慌乱逃跑时丢在门口被他们捡到的。这时，我们看到了荀师傅的可爱可敬之处。

路喜纯

路喜纯是薛纪跃婚宴的主厨。他父母双亡，孤身一人。由于他父亲曾经做过妓院的杂工，母亲做过妓女，所以他一直非常自卑。但他没有气馁，没有堕落，反而更加上进。后来，他成了崇文门附近一家饭馆的厨师，有名的同和居的大掌勺老何看中了路喜纯纯正、好学，于是主动收他为徒弟。今天来此是

遵师傅之嘱操办婚宴的。在薛家他认真准备着婚宴，便在薛家的婚宴进入了高潮时带有几分醉意的卢宝桑竟耍起了酒疯，当众羞辱路喜纯，说路喜纯的父亲解放前在妓院里做事，给嫖客、妓女跑腿、打杂。路喜纯被人揭了疮疤，又气又恨，真想痛打卢宝桑一顿，但他怕自己的一时激动毁了薛家好事，只有偷偷落泪。路喜纯的善良、出污泥而不染是作者要赞扬的另一个典型形象。

澹台智珠

薛大娘为吉利，请住在四合院外院三间南房京剧演员澹台智珠去接亲，从而引出了澹台智珠。澹台智珠人好，又长得俊俏，在戏剧学校毕业之后，进了剧团。但在“文革”中，年纪轻轻的澹台智珠也未能免遭迫害，被视为牛鬼蛇神下放到一家小纽扣厂当了一名包装工，不久嫁给了车工李铠。后来澹台智珠被落实了政策重返舞台，但并没有像有些明星那样发生婚变，小日子过得倒也让人看了眼红，但李铠心头却总也摆脱不掉那一层阴影。早晨，剧团里与澹台智珠搭档唱小生的濮阳荪忽然打来电话告急，说拉京胡的老赵和打板鼓的老佟被一个名角女人勾跑到外地搭台子去了，团里的演出面临被拆台的危险。李铠平素就讨厌一身娘们儿气、在舞台上与自己的老婆拉拉扯扯的濮阳荪，听他这会儿在电话那头没完没了地泣诉，愤而离家出走。弄得澹台智珠接完电话还得满世界去找丈夫，竟给薛大娘这边晒了台。情急之中，薛大娘只好把迎亲的人选换成了詹丽颖。

詹丽颖

詹丽颖也住在四合院，她的岁数要比澹台智珠大一些，五十年代大学毕业，心地善良，是个直性子，可能坏事就坏在了

这个“直”上面。一九五七年头上被扣上一顶右派的帽子，一改造就是二十多年，大好的青春年华就这样流逝了。后来与一位四川的技术员结了婚，户口问题解决不了，两人一直分居两地。让这样一个在生活上算不得十分圆满的人去接亲薛大娘心里不是没有遗憾，但一时找不到更合适的人选，只好这样对付一下了。后来果然闹了不少不愉快。

卢宝桑

卢宝桑是个无赖汉，他最早来薛家吃婚宴，而且一分钱的贺礼也不掏，进门就要烟要糖，抽了吃了还嫌档次不高。在中午薛家的婚宴进入高潮的时候。喝的迷迷糊糊的卢宝桑竟耍起了酒疯，当众羞辱主厨路喜纯，说解放前路喜纯的父亲是给嫖客、妓女跑腿、打杂的“大茶壶”。卢宝桑这样的行径引起了众怒，同桌喝喜酒的殷大爷实在看不上眼，一个点穴便使这小子瘫倒在地。在中学生姚向东乘众人不备，偷走了新娘的贵重嫁妆——雷达表和薛家准备酬谢厨师小路的酬金时，他也因此被认为是最大的嫌疑对象。但是，在薛家在为婚宴没有弄到啤酒而发愁时，正是他爽快地去外面弄了几箱子应付了过去。

慕樱

住在本院的还有一个人，她叫慕樱，但搬到这儿时间不算太长。她来自于南方的一座小城，她对外称自己是医生，其实是在某单位医务室工作，至多算个医务工作者。建国初她凭着一时的冲动嫁给了一个在抗美援朝中立过功的伤残军人，被保送上大学后婚姻破裂，嫁给了同班的一个男生，“文革”中再次离婚。现在慕樱正在追求刚刚恢复工作的某部部长齐壮思，所以在詹丽颖给她介绍对象嵇志满时，她对嵇志满没有什么兴趣，

只是看中了他爱好集邮这一点，趁机向他索要了一张“梅兰芳舞台艺术”小型张转手送给齐壮思。

厚重历史中的“开放”

——《钟鼓楼》导读

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的开头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则各有各的不幸。”这句话，如果运用到文艺创作中来，我认为应当倒过来说，那就是不好的作品都是相似的，它们差不多都是千篇一律；而优秀的或者比较优秀的作品，它们则各有各的个性，各有各的不同。

文革以后，我国文艺创作出现了前几十年里没有出现过的繁荣局面。其中许多优秀的作品，因各有各的面貌，各有各的特色，从而获得了广大读者的赞扬和喝彩。例如有以带有传奇的色彩、惊人的场面和情节，再加上作者生动的描写和字里行间抑不住的激情来赢得读者的赞美和喜爱的，如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徐怀中的《西线无战事》、叶蔚林的《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等等；有以新颖和奇特的构思、鲜明和突出的人物形象以及被作者揭示出来的引人深思的问题来抓住读者的心弦，叫人低徊和沉思的作品，如茹志鹃的《儿女情》和《剪辑错了的故事》、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和《陈奂生上城》、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等等。另外还有一种风格，那就是写得细，写得深，写得具体和真实，作者好像不是在写小说，而是把生活逼真地、赤裸裸地展示在我们的面前。我们读着，仿佛走进了生活画面之中，与作品中的人物一道生活，如湛容的《人到中年》和《真真假假》等。而获得全国第二届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钟鼓楼》是这些作品中的佼佼者，它的作者是刘心武。

刘心武(1942~)当代作家。笔名刘浏、赵壮汉等。四川成都人。1950年随父迁居北京。中学时期爱好文学。1961年毕业于北京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后任中学教员15年。1976年后任北京出版社编辑，参与创刊《十月》并任编辑。1979年起任中国作协理事、《人民文学》主编等职，加入国际笔会中国中心。1987年赴美国访问并在13所大学讲学。1958年开始发表作品。1977年发表短篇小说《班主任》，开伤痕文学先声，被认为是新时期文学的发轫作，获首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



首奖,并由此在文坛上立足。后又发表《爱情的位置》、《醒来吧,弟弟》、《我爱每一片绿叶》(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等小说,曾激起强烈反响。出版有短篇小说集《班主任》、《母校留念》、《刘心武短篇小说选》,中篇小说《秦可卿之死》,中短篇小说集《绿叶与黄金》、《大眼猫》、《都会咏叹调》、《立体交叉桥》、《519长镜头》,中篇小说集《如意》、《王府井万花筒》、《木变石戒指》、《一窗灯火》、《蓝夜叉》,纪实小说《公共汽车咏叹调》。获全国第二届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钟鼓楼》标志着其创作的新高峰。

《钟鼓楼》是刘心武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并因此荣获第二届茅盾文学奖。这篇小说叙述的是:1982年12月12日,住在钟鼓楼下的薛大娘的小儿子薛纪跃要办喜事。喜事在操办过程中发生了许多意料之外的事,像婚宴上出现的惊险,院内水管的风波……小说写得就是这一天,从早上五时到下午五时发生的琐碎故事。书里采取了许多插记、倒记、回忆等文学表现手段,全面地展示了一个大四合院多户人家平凡而多姿多彩的生活。北京老百姓是怎么结婚的?北京的风土人情又是怎样……向读者们展示了当代生活中极其丰富多彩的社会场景,通过不同人不同的心态和言行,反映了80年代初北京市民的社会生活面貌,文中纷繁的人物与情节,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有人说它是一部《清明上河图》式的作品。作者文笔优美,笔墨淋漓,白描功力尤深,对生活饱含着关切之情。这部长篇小说是刘心武的代表作,获得第二届茅盾文学奖。

小说写的现实时间虽然只有一天,即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十二日早晨五点到下午五点之间,这本是平凡的一天,但它的储藏量很大。刘心武在作品里写了近四十个人物,分成六章来写。“钟鼓楼下,有一家人要办喜事,最操心的是谁?”、“地安门大街上来了一位给婚事帮厨的人。他为什么不要茶壶?”、“一位正在苦恼的京剧女演员,人家却请她去迎亲。”、“一个女大学生的单相思。那个小伙子确实可爱。”——全书中,这样别出心裁的小标题有三十几个。正是由于平淡、琐碎的生活描写,给读者带来收获、带来欢乐。

从作品的字里行间中,我们不难发现,作者苦心孤诣地把平常性与宏伟性结合起来,创造了一种独特的高宏伟博大于平常细微之中的美学风格。整部作品给人以人情美、人性美以及美的生活化的情趣,并且闪耀着时代的光泽。读《钟鼓楼》如同读一本博物志。《钟鼓楼》的艺术结构具有多重性,并且在作品中嵌入了文献式段落和抒情、议论段落,增加了结构上的复合感和散文气息,是文革后“新文学”长篇小说的重要成果之一。

对北京的历史文化情有独钟的作家群落,自本世纪以来老舍始(当然还包括林语堂、梁实秋等人)。老舍是北京的一尊文学之神。比老舍整整晚一辈的又有刘心武,他这方面的代表作是长篇小说《钟鼓楼》,他和老舍一样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在北京这座古老城市所经受过的漫长历史中,天安门自然是它尊贵的面孔,但钟鼓楼却是它朴素的心脏。怦然心动的钟鼓楼啊,日积月累地撞击着北京城里元、明、清三代帝王将相及平民百姓的集体记忆。直到民国初年之后,由于封建王朝的结束及钟表的普及,它才完成了庄严的使命,功成身退地沉默于被遗忘的角落。

在《元一统志》中曾记载钟鼓楼最初的生日:大都钟鼓楼始建于至元九年(公元1272年),时名“齐政楼”。鸣钟击鼓的功用在于报时。据金素纯老人说:“鼓楼的神经中枢是一套测时准确的铜壶滴漏系统……壶前立一铙神,张臂执铙作欲击状。待至壶水一尽,双铙立时击响,不爽毫厘。其后,同时击响的二十四面更鼓总汇成惊天动地的巨大鼓声……据传鼓楼的漏壶原系宋代开封故物。四壶皆以精铜为之,外缚籀文,制作极为精巧。宋亡,运来大都。可惜的是,明朝以后,壶鼓皆已不知去向,在夜间改以燃香计时,并另换了一面绝大的皮鼓。”玉壶冰心,水滴石穿。这不无诗意的描述,使我穿透岁月烟云,目睹并聆听到一门时间的艺术——关于人类怎样掌握时间、从蒙昧中获得时间醒悟的艺术。从第一滴水珠(那简直是幸福的泪水)划破夜空、流星般坠落的瞬间开始,时间不再是上帝保守的秘密,时间由神秘莫测的野生之物而成为玩弄于人类掌心的驯化之物。钟鼓楼在北京城平地而起,则把时间与权威联系在一起,使时间的艺术在形式上发挥到极致——这毕竟是统一了华夏大地的时间概念,从中能辨别出王权的尊严与傲慢——它本身就构成纷繁复杂的国家机器上既有装饰意义、又不可或缺的零件。古老的时间齿轮,辘辘运转,它的正面与背面分别是夜与昼、荣与辱、权力与服从、战争与和平,最终激扬起冲天的喧嚣与尘土,多少年之后才能在纸上归于平静。正如今夜,我在这座暮鼓晨钟已绝迹了的现代化都市里,在纸上描绘着曾经声名显赫的钟鼓楼——它在若干世纪的繁华与萧条烘托中近似于一座空中楼阁,孤零零地陈列于岁月的彼岸。

元大都的钟鼓楼已是一个幻梦。今日之鼓楼,乃是明成祖朱棣营建北京时在元代的废墟上仿照其原有法式重新修筑的,两者的建筑风格与规模大致相同——元代的鼓楼遗址也就被称为旧鼓楼。附近的一条街道以此命名。代表一种为了忘却的怀念?可以说在鼓楼获得新生的同时,天安门才诞生了。天安门作为新建皇宫(紫禁城)的大门,一举成为王朝的面孔,它的表情控制着这个国家的喜怒哀乐。钟鼓楼和天安门一样位于北京城的中轴线上,站在景山顶上,当你向南眺望



救——可怜那父亲被豪奴一铁尺击中头部，顿时晕倒在地，母亲跌倒在门槛之内，大声呼救时，女儿已被豪奴们架入了马车；邻居们闻声围到了门外，开始还不乏挺身质询、援救之人，但为首的豪奴叉腰那么一嚷，人们便都敢怒而不敢言了。那豪奴嚷的是：“奉贝子爷钧命，来此搜捕逃妾！谁敢多管闲事，上前试试长着几个脑袋！”

那日午正时分，钟楼悠悠然地撞着钟，什刹海银锭桥一带，人们仍像往日一样地照常活动着。走过来了用一对小铜碗（名曰“冰盏儿”）相击、卖酸梅汤和炒红果的小贩，又走过来了手持梭子（名曰“唤头”）、发出嗡嗡响声的剃头匠，还过来了一位卖“仙鹤灯”的……不远的街巷中——也许是烟袋斜街，或许是鸦儿胡同中，传来了墩鼓、号筒、唢呐、韵锣、海笛等乐器和鸣的声音，一定是哪家娶新媳妇的花轿已经过来了……

然而那卖豆汁的夫妇却处在极度的痛苦之中。父亲养伤卧在床上，虽有富于同情心的邻居前来帮忙照顾，但他一时怕难痊愈，昏迷中不时吐出絮絮的呓语……母亲已处于半癫狂状态，她跌坐在银锭桥头，一边拼出全部力气嚎啕大哭，一边时断时续地发出最严厉的诅咒……

据目击者说，就在钟楼鸣钟中止不久，忽然出现了一位骑马的少年，他身穿一袭华美的长袍，头上戴一顶前面嵌着美玉的便帽，手里拿着一根镶着翡翠的马鞭，看去似乎是个书生，可是眉宇间却洋溢着那股雄武的英气；他在卖豆汁的那位母亲面前下了马，和蔼地问她为何在此恸哭。周围的人们帮着那位近乎癫狂的母亲，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他。

那美少年听完，不禁双眉倒竖，切齿有声。人们听见他说：“老妈妈，不要哭了。你等着听好消息吧！”待人们回过神采时，只听见一阵远去的马蹄声，只留下一股异常的香气。人们怀疑刚才所见的纯系幻觉中的人物。

但几天以后，便发生了开头所写的那件事——在一个月黑夜里，贝子府中忽然发出了一声短暂的惨叫。

当晚贝子府的人们没有查出个所以然来。第二天天光大白以后，人们才发现贝子从昏死中苏醒了过来，凄厉地呻吟着——原来他的双目不知被谁剜去了，脸上是两个骇人的血洞。据说在床帐上还发现了一张纸条，上头写着十六个字：“扶汝眸子，汝其猛省。刀光霍霍，已盘汝顶。”

到这天上午，贝子府中发生的事情便传遍了钟鼓楼、什刹海一带。邻居们自然争先恐后地去报告了那卖豆汁的夫妇。

是谁剜去了那恶贝子的双目，卖豆汁的夫妇和左近的邻居们都心中有数。

但据贝子府里所传，直到府里的人听见贝子的呻吟声，开门进去以前，他那居

本原则，仍是无可厚非的。

作者笔下的一系列人物，诸如演员、司机、厨师、售货员、修鞋匠、搬运工、小流氓等，尽管我们日常常见，但他们的心理和职业上的特征、外在的形态和微妙的行动契机一一写来，则是很有认识价值和生活情趣的。例如小说中写到的职业喇嘛出身的薛永全和当过丐帮的卢胜七，他们在性格上的某些因袭观念，就颇耐人寻味；又如对那些市民筹办家具、举行婚宴、接待亲友诸方面的心理剖析，不仅细致入微，而且相当准确。另外小说中有些人物描绘，如送亲的七姑，那种独有的恪尽“职责”的挑剔和矫情；前来祝贺并帮忙的卢宝桑特殊的、不知自尊的“足撮”心态；女医生慕樱在婚姻道德观上的不同凡俗；女技术员詹丽颖在做派上的不近常情；京剧女演员澹台智珠在事业和家庭上的矛盾烦恼；老编辑韩一潭的温顺而近乎迂腐；作家“新秀”龙点睛的做作近于无耻；以至于年轻厨工路喜纯的宽厚待人；老鞋匠苟兴旺的耿直自重；农村姑娘郭杏儿的淳朴真挚，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不只是引人入胜，颇具启示性，而且出现一些其它作品中罕见的人物形象，或可有助于丰富当今的文学画廊。此外，小说中还有些情节看似猎奇，却发人深省，例如关于文革中江青在公园买点心的片断，“诗疯子”找到老编辑家里送搞投师的描述，都堪称难得的奇观趣闻，寓幽默于平实的记叙中，这也是本书的一个特点。

小说虽然近距离地描述日常的、就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人和事，但在表现角度上，作者又有意地保持一定距离，采取了一种比较冷静、客观的叙述笔调，描写基本上是白描手法，语言则力求准确、自然，不尚华丽的藻饰和过多的抒情。但在人物对话上则“京味”十足，大量采用市民的口语俚词，传神摹态，地道如实，并强调其当代感，读起来有着如临其境而聆其音的效果。这种叙述用书面语和对话用口语的截然区别，别具特色，或可于“京味”小说中另辟蹊径，自有情致。同时，作者还在描述生活场景时把历史的因素沉淀其中，嵌进了若干颇为有趣的文献式段落，构成了小说在总体一种丰厚、切实、严谨而又不失其活泼幽默的风格。和作者以往的作品不同，小说尽量回避那种主观思辨性的认识和抒怀，而是在人物性格的动态揭示中显示出作家的思考，其历史感和哲理性也包含在众多的人物命运和情节的演进之中——时间在默默地流逝，社会历史和个人命运在这流逝中构成着，而钟鼓楼则是其永存的见证。当然，说作品对生活保持距离和写的客观，并不等于作者没有自己的爱憎褒贬，没有自己的所是所非，只不过这种爱憎倾向是体现在他的全部构思与整个结构中，也就是“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不应当特别把它指点出来”。应该说，作者对正派的、善良的品格的肯定和宣示；对卑劣的、庸俗的灵魂和习性的鞭挞，还是相当鲜明的。作品中所表现出的爱国主义和革命人道主义的基调，也是显而易见的。

在我们已见到的“京味”作品中,以写“老北京”和市井民俗的居多,而如此深入地反映当代北京市民底层的心理嬗变,这般规模地展示他们性格的历史形成,从而折射出生活的时代特点,《钟鼓楼》应该说是个可喜的成果。但它并非凭空产生,我们从作者最早的中篇小说《如意》和《立体交叉桥》中,已可看出某些端倪。作者正是沿着那两部作品值得肯定的现实主义创作道路,结结实实地走了过来。他没有趋时取巧,也没有在众说纷纭中失去应有的清醒和对生活的独立见解,终于拿出了这部有分量的力作,达到了自己创作上的新高度。作者在艺术实践上的执著追求,是很值得称道的。

其次,我们来谈一下《钟鼓楼》的人物形象。

与平常性的美学风格相联系,《钟鼓楼》在人物塑造上,表现出追求人物形象塑造的开放性。

在封闭式小说中,一般情况是,围绕一个主题,选择几个人物,再编一个故事,这几个人物互相影响,推动故事的发展,在故事的发展中表现人物。《钟鼓楼》人物塑造方式与这类小说有较大不同。在叙述方式上,作者尾随的是生活中的人,而不是把生活中的人封闭在戏剧性情节之中。诚然,“薛家婚宴”是贯穿作品始终的情节,它的主要作用在于结构作品基本框架。作者借助它引出了许多人物,但人物的出现并非都与之有关。很明显,慕樱、张奇林、还有那个“龙点睛”便同这条主线没有联系。作品中没有“主人公”,出场的四十来个人物有的贯穿作品始终,有的是随着生活流动出现的新人物。总的来说,人物的出场与实际生活很贴近。作者写道:“生活,在这个小院中毫无间断地流动着……我们已经认识的那些人物远未展现出他们的全部面目,而新的人物将陆续进入我们的视野。……有待于我们了解和理解的真多啊!”这段抒情性的议论基本上体现了作者形象塑造上的美学追求。

归结到一点,可以说,致力于社会群像的塑造是人物形象塑造开放性的重要标志。这在长篇小说创作中无疑是一个突破。笔者认为应当充分估价它的意义。第一,它突破了长篇小说对“主人公”的崇拜,解决了长篇小说的危机。大家知道长篇小说一般都有“主人公”;但是,面对着如黑格尔所说“散文式安排的”世界,面对着错综复杂的、永远变化的、从不停息的世界,仅仅靠一个或几个“主人公”来叙述是不够的。“长篇小说的危机是由于‘个人的’一般世界视界不够充足的感觉。”关于长篇小说的内在矛盾,一些当代著名作家都有苦恼。关心长篇小说在二十世纪复杂的文学状况中的命运的著名艺术家弗朗索瓦·莫里亚克甚至悲观地认为,“永不会有哪一个艺术家能够克服长篇小说所固有的内在矛盾”因此,笔者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刘心武致力于社会群像的塑造,真正达到了“我们所有人都参加的人